

咏物志

远志与小草

惟耕

故乡多山，建村几百年了，大概没有几个人懂得“远志”这个词的真正含义。人们只知道它是山里土生土长的一种野草，是一味可以采来换钱、也可以治病的中药材。

然而，当我向年轻的一代提起这两个字的时候，他们首先想到的却是藏在字意里的“远大的志向”，甚至有人脱口而出“夫志当存高远，慕先贤，绝情欲，弃凝滞……”的句子和典故来。

一

远志确实是一种草，一种在僻远的山沟沟里方能见到的小草。其实，它还是一种有故事的小草。在我喜欢听故事的年纪里，当父亲磕磕绊绊给我讲这个古老的故事时，我正拿着一把刚刚采挖回来的远志植株，趁其水分充足，剥取它主根上的皮肉。

父亲毕竟学问有限，故事中人物的名字他几乎都说不清楚，但我记住了故事的大概情节，以及远志作为一棵草所蕴含的某种力量。现在，我补上故事中的人名，再替父亲复述一遍。

相传东晋时期，有个叫谢安的人隐居会稽东山多年，因其博学多

才，并有很高的社会声望，朝廷多次召他进宫，但都被他拒绝了。后因家族没落，不得已出任了大将军桓温的司马。

有一天，桓温收到一批中药材，其中有一味是远志，便问身边的谢安：“此药又名小草，为什么同一种植物却有截然不同的两种叫法呢？”

谢安尚未回答，旁边一位叫郝隆的人却应声道：“处则为远志，出则为小草。”郝隆明面上的解释是“处于地下的根为远志，长出地面的茎叶为小草”，实则暗讽谢安从隐居的“远志”之士变为出仕的“小草”之官。

二

故事还在继续。据《神农本草经》记载：“远志，味苦，温……除邪气，利九窍，益智慧，耳目聪明，不忘，强志，倍力。”意思就是远志味道虽苦，但性温……能驱除邪气，通利九窍，增益智慧，使人耳聪目明，过目不忘，增强记忆力。

中医认为志藏于肾精之中，并受其涵养；而远志主归肾经，能增强肾的藏志功能，可医心悸、健忘、失眠等症，故名远志。其广泛分布于山坡或路旁，和多种杂草共生，茎叶青色而极细小，与我们常见的小草极易混淆，故名小草。

故事到这里似乎结束了。叫远志也好，叫小草也罢，它以耐瘠薄、耐干旱的顽强性格，在我家乡

僻远的山沟沟里生存下来，并造福一方。我不清楚父老乡亲是否因健忘、失眠、腹泻、疮肿或咳痰而服用过它，但我清楚地记得读小学的时候，我曾用它晒干的根皮换钱买过笔墨纸张。

从小到大，历经半生光阴，有些故事听着听着就如跌落在青石板上的一滴水珠，风一吹就消散了。“远志与小草”的故事却如渗透到泥土深处的雨露，静静地滋养着我的心灵。

打那之后，再遇到远志的时候，我不再仅仅视其为一棵草了，我把它看作是一剂益智强志的精神良药，默默注入周身的血液中和不屈的信念里。

当“志存高远”四个大字从泛

三

推算应该又到了远志开花的日子，我回到久别的老家，漫步在记忆中村外的田野上。山里的风不管什么时候都带着一丝清凉与温润，还有一股淡淡的青草与泥土的芳香。

少时走过的那条田间小路拓宽了，那条又高又长、一到汛期就坍塌的地堰也被人们用青石和水泥牢牢地加固起来，花生、玉米、大姜、芋头、小麦以及密不透风的野草，都在较着劲儿朝着目标奋力生长，却唯独不见远志的影子。

我请教已过古稀之年的叔父，叔父戏谑地说道：“这些年，远志确实很少见啦。它们也像你们这些年轻人一样，带着远大的志向离开

了这片山沟，追逐梦想去了。”

叔父说得很轻松，我却有些失落，如同现实中再也看不到自己日思夜想的亲人。但有一丝念头从心中闪过，让我觉得它不会在这片山沟里完全消失，也许是现代化的农业种植模式让它暂时远离农田，也许是过于茂密的野草挡住了空中的阳光，使其失去了部分生存空间。

我转过身，不再顺着田间的山路前行，而是沿着那条源自山间的溪流蜿蜒而上，目光掠过周边小时候挖过远志的每一处地方。

一股清澈的溪水缓缓绕过碎石，从一丛水蓼间流入一汪平静的水湾中，一群多年不见的小鱼小虾

可就是这位郝隆眼中的“小草”，却接连挫败了桓温的篡位阴谋，淝水一战更是以少胜多，为当时的社会稳定建立了不朽功勋，真正实现了“远志”，为后人所敬仰。

父亲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我手中远志根上的皮肉已全部剥离下来了，土黄色的肉质像一条条弯弯曲曲的小虫子，薄薄地摊满了窗台。余下的青绿色茎叶已失水萎蔫，但那些蓝紫色的小花依然色泽清丽，婉约灵动，让人不忍舍弃。

我将连着木质根心的远志移植到墙角的泥土里，浇上水，希望这些花能在我的目光里多绽放几天，但结果事与愿违。

黄的典籍里一跃而出，像远志一样出现在我天天行走的山沟沟里时，它们便成为一种精神图腾，指引着我和与我一样的山里孩子们走出山沟，奔向更加辽阔的原野。

记得那年初夏，在贺兰山南麓一处与黄河交汇的山坡上，在一只机灵的岩羊腾空之处，一串熟悉的野草花映入我的眼帘。我蹲下身，摘下近视镜，仔细地观察着它的每一片叶子和每一个花朵。是一棵远志没错，柔软、半匍匐的茎，细如披针形的叶子，微小但透着几分灵动的小花，与家乡的远志几无二致。

它们一棵在海拔不足百米的黄海之滨，一棵在海拔千米之上的黄河上游，相距可是3000多里啊！

又出现在我的视野里，这完全是一个意外的发现。我不得不停下脚步，在一块露出水面的青石上站定，目光从水中的鱼虾、水蓼和接骨草上慢慢移向那一片清晰的崖壁倒影。

一株倒立的酸枣树从酥石缝里伸出无数根带刺的枝条，而它的旁边则是一棵叶片肥厚的地黄、一棵结了籽的紫花地丁，还有三棵开着紫花、呈三角形鼎立分布的远志。没错，就是它。

一阵山风吹来，宁静的水湾被吹皱，受到惊吓的鱼虾四下里游走，一忽儿蓝、一忽儿紫的远志花，就在水中不停地摇曳起来。

我家有棵香椿树

于心亮

我家院墙外有棵香椿树，夏天易招知了和毛虫。知了吵人，毛虫蜇人，乘凉的时候没人愿意在香椿树下坐着，为此，父亲每年到了伏天都要踩着梯子打上一两遍药，我要帮他，他还不用，说我笨手笨脚的。我说干脆砍了得了。父亲说这是你爷爷为你种的，你舍得？

说起来我们家的人都不太爱吃香椿，每年春天，香椿发了嫩芽，全都叫邻居给掰了去。我一直想不明白，桃、杏、李、梨、苹果……那么多好吃的果树，爷爷不种，偏要种棵香椿，还说是为我种的，我不知道他老人家当初到底是怎么寻思的。问父亲，父亲也不说。好吧，我就守着这棵香椿树享福吧。

前些日子，父亲把三轮车骑到了沟里，我的发小建国看见了还打趣说：“二大爷，沟里不让停车！”后来发现我父亲的神色不太对劲儿，于是赶紧把父亲连人带车从沟里拖上来，随后送父亲去医院拍片检查，父亲肋骨骨折了。

如此一来，父亲就不能攀高给香椿树打药了。我说不打就不打吧，离香椿树远点就行了。父亲哼着鼻子奚落我：“以前不让你打药，你就一个劲儿嘟囔，这真要你打药了，你又不干了。”我懒得跟父亲拌嘴，背上喷雾器就爬梯子去打药。父亲说：“回头给建国的树也打一打！”

建国家门口种了一棵香水梨。我俩从小耍到大，每年他家的香水梨成熟了，他妈总打发他给我家送几个，这也是我一直跟他要好的原因之一。看我背着喷雾器来了，建国说：“我正想抽空把我家的梨树和你家的香椿树一起打打药呢。”我说：“你少卖嘴皮子吧！”

打完了药，建国说：“大热天，这么辛苦，怎么感谢你好呢？”我说：“咱兄弟俩用不着客气，你要实在过意不去……就给四百块钱得了！”建国说：“我给你个大耳刮子！”笑闹够了，建国说：“二大爷每年打完你家的香椿树，总不忘来我家把梨树也一起打了，好老头儿！”

我说：“我爸也是闲的，我家院墙外的香椿树，依我的心思早砍了，反正我又不爱吃。”建国说：“我爱吃呀，你家的香椿树长得年岁长，芽头吃起来格外香！每年村里人爬到树上掐嫩芽，属我掐得最多！”我说：“你家的香水梨也顶好吃，每回你送来，我都吃不够呢！”

建国叹口气说：“我家种的这棵香水梨，每当熟了以后我妈就让我送给街坊邻里品尝，说平日里得到了大家的帮扶照顾，绝不能吃独食儿，好东西要分着吃。可不怕你笑话，小时候每回送梨我都难受很多天，舍不得给人家，我想这些香水梨留着自个儿吃，该多好啊……”

聊完了天，我背着喷雾器往家走，一边走一边琢磨建国的话，想着我家的香椿树每年发了芽儿，因为不爱吃，所以街坊邻居们来掐嫩芽，我从来没有心疼舍不得的感觉，相反还开心地爬上树使劲帮着往下掰香椿芽儿，人人都夸我，说我大方、仁义、有出息！

回家我说给父亲听。父亲半晌才说：“你爷爷可不是一般人儿，当初你爷爷兄弟四个一起闯天津卫，属你爷爷混得好，可后来你老爷爷、老奶奶岁数大了，需要儿子照顾，又唯独你爷爷卷铺盖回来了……”我说：“爷爷给我种的这棵香椿树，蕴含着相当深奥的哲理啊！”

父亲说：“蔗糖（哲理）？切，什么梨也比不上建国家的香水梨甜，其实我老早就想也种上一棵梨树，可仔细一寻思，还是算了，人活着，得多想想别人哪！”父亲说完，就龇牙咧嘴翻个身，换个比较舒服的姿势，躺在炕上哼哼呀呀当伤病号去了。